

太阳岛

副刊

冬日谈“冬”

□谢华

回到了富阳，十二月的天气还比较暖和。江南这两年这个月份的气温没有往常那样寒冷，走在街上经常能看到这里的人穿得单薄，与深秋的穿搭没有太大区别。如果此时在我生活过的哈尔滨来说，可就不是这样的气候了。

月初，回到故乡参加哈尔滨市文联与哈尔滨日报联合主办的文学活动时，那里已经是银白的世界了。在南国长大的“小金豆”们，到了哈尔滨，是觉得有点新奇而好玩的。清早起身，门外的草地、树枝、屋顶都铺满了白雪，就连那一条条细细如银针一般的树枝，撒布得都均匀而平整，但你如果用手去摸它，它就不愿意地变成水了。

如果是棉花雪，它可以慢慢飘舞于空中，一片片很柔和地摆动，轻轻地落地，有人叫做鹅毛雪，起初是在夜晚下降，但后来白天也落了。鱼眼雪是一粒粒的，落得较急，重重的像一阵凝固的暴雨，戴着羽绒服上的帽子去看雪，一出门，便给打得“铮铮”地响，解下来一看，已经一堆堆了，也很有趣。

一个个充满闲情逸致的过客，不是旅程催迫着，他们尽可领略冬雪初晴那种风景的味道。一般傍晚，是人流聚集最多的时候，他们可以跑到冰雪大世界，踏着使人趾痛的厚雪，也可以在冰封的松花江江面上，享受视觉与听觉的幸福，看着银色世界，听听清澈寒冷的喧闹声。

那两天，我住在距离松花江江边很近的报业大厦。晨起后，漫步斯大林公园，看到江面蒸腾出水汽，像一阵阵的轻烟，把街道两边的树木罩得朦胧。我与友人谈话的时候，乳白的哈气也长阵短阵地喷出来，有趣极了！

不过，太阳出来的时候，会把一切景象改变掉的，薄薄的冰凌跟着溶解，那些极美的树挂也随之消逝。而我回到江南的时候，那些“土老”们都在祠堂门口享受温暖的阳光，坐在长椅上吸着烟，说着我听不懂的地方方言在闲谈。也有本地人却都关门烘火或者三个老友围炉喝酒——江南人喝酒，现在看来一点也不比东北人逊色，甚至都有所超越。

身居江南，你会体验到一种微妙情境的感觉。

其实，江南并不比东北暖和多少，江南的冷是湿冷，东北的冷是干冷，东北的室内温暖如春，因为有暖气供给。而江南的室内没有这样的设备，所以，这几年在



「哈报手机记者」陶滨摄

江南烘手的火笔已经很流行，它的构造就是把几根钢筋或者铁条之类的在一个小铁筒内内侧焊接上，然后把炽红的竹炭放在火笔里那些纵横交错的铁条上，再用一个铁皮盖罩着，很简单，于是在大风刮起或者极寒的时候，把手放在罩上烘，这就是江南人取暖的一种办法。

我住在属于杭州的第九个区——富阳。近三年来，除了乡村的深山或者高峰处能看到雪，城区里根本就看不到下雪。迄今为止，城区里下雪的时候，还是前几年那个“特殊时期”最严重的时候。

回想我在富阳过第一个冬天，这里的冬景并没有特别的地方，粗浅地认为不过是风刮起来比较冻一点罢了。看到本地人刚入十一月中旬，就穿上了不算很厚的羽绒服，我还笑他们有些夸张了。可是想象远比现实残酷得多，与东北的冬天对比，超越了我现实的构想。进入十二月这个“分水岭”的时候，便逐渐感觉到有砭骨的寒意了，反差极大，真乃严寒可怕。

第一年在富阳过冬，风刮得很大，没有经历过冬雨，以为冬雨落得最起劲的

时候，不久便可见雪神降临到人间呢！尚未完全充分准备好过冬的行头，老家的那些御寒的棉衣还没邮寄过来时，身上仅穿一件羽绒服，晚上的卧具也不是特别的厚实。刺骨的夜风从单层的玻璃窗缝隙钻进室内，躺在冰凉的床铺上入睡时，那是实在困倦了。所以我怀疑了一些人对“江南冷”主观的观念论解释，只有我的直觉是靠得住的！

总以为，在东北生活过的人，什么样的寒冷没有经历过啊！还会怕江南冷的打击？过去在东北，也有过把脸给吹裂而现出一道道血痕的时候，但我依然一无所惧。反而到了江南，却适应不了这里的冷。可又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力量？没有留恋东北冬季室内的温暖，而反是辛劳地冒着寒风，背上行囊，横跨无数个省份，途经2300多公里，一步步小心翼翼地来到江南，这完全是更好发展的驱使，因为我还有强烈“不屈”的本能。

当后来和朋友谈到这段经历，都以为北方冬天的时间相当长，所以永远给

人以一种坚毅刚强的锻炼，整天生活在寂寞而寒冷的土地上，会使人常常保持冷静与严肃之感，所以体力与忍耐力，相对来说要比南方人进步一些，愈接近北方则更甚，所以这并不会夸大。当时，如果不是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在鼓励、催逼、鞭策我，我以为我是非常脆弱的。

研究历史的人下了一个结论：因为金的根据地在黑吉，所以灭了根据地较南热河的辽，金移至北平做根据地后，却被在外蒙做根据地的元灭了，其他鲜卑灭了匈奴，北魏灭了鲜卑，契丹灭了沙陀，都因为愈在北方的国家武力愈强的证明，我认为是有片面的理由的。我想起了我们北方的土地……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土地，北方的冬天，会叫我们的人民坚强地生长。因此，作为北方人的我，又何惧江南的冷呢！

可惜近几年在富阳居住的时候，却碰不到落雪的冬天。否则，结满冰层的富春江，铺满着雪花的鹤山石板路，倒是真的充满了诗情画意。那个景象，一定不会认为江南冷有多么可怕，而是爱上江南的可爱！

那年，好大的雪

□王作龙

雪，是冬的宠儿；梅，是冬的爱女。没有雪的冬，一点都不精彩；没有梅的冬，一点都不精神。

风花雪月，曾令多少文人把酒临风，击节豪歌。“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李白也好，韩愈也罢，心底发出的咏叹，都赋予了雪花千古的绝唱。

雪是春的使者，雪是诗的魂魄，一俟机缘巧合，便携着腊梅，去挥洒人间的满园春色。正可谓，争奈相思无拘检，不负如来不负卿。

那年，好大的雪。晨起居然推不开房门。家徒四壁，四壁皆霜。水缸冻了，酸菜缸冻了，玻璃窗上的千山万壑，光怪诡谲。清锅冷灶，无有隔夜之粮。爹喃喃自语：有出息的，就逃吧……

漫天大雪，连雉鸡都进村寻找粮食，向人类求救，人又往哪里逃呢？但是，我知道，爹是在激励我。激励我逃出这穷乡僻壤，激励我逃出这贫寒之家，激励我将来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头。为了父亲那声叹息，为了逃离那种贫寒的岁月，吃尽了千般苦，历经了万般难，半个世纪之后，我回来了！带着对父亲的慰藉，带着对故乡的拳拳赤子之心，带着数百万字的著作，徜徉在老屋之后的雪地上，回过头来，一行清晰的脚印，仿佛我大半生走过的奋斗之路。我想，那次成功的逃离，仅仅是为了报答父亲当年的一声苍凉的哀叹吗？仅仅就是为了逃离脚下的这片乡雪吗？仅仅是为世间留下几行寥寥的文字吗？而内心，并没有因为一次成功的逃离，而怒放出一朵璀璨的心花……

但是，我终于懂了，赏雪的人，一定是在温饱之后；赏雪的诗，一定是在酒酣之后。貂裘从来不愿与穷人拥抱，不在程门立，焉知雪之神？只有在这苍茫的雪野上踽踽独行，才能看到身前身后名，才能深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淡然心境，才能抉择在滚滚红尘之中，应该怎样地面对生活，在洁身自好中质朴来还洁去？

今年，好大的雪……我之所以再也不逃，是因为走过了一条坎坷的路，绝不是无路可逃。即便你逃出了物质的贫困，但你必须懂得，你需要真正逃出的，是那种精神的贫穷啊……

冰雪的温度

□陈杰

城的冰雪成为了艺术，成为了城市多姿多彩的风景。1963年的2月7日（农历正月十五），是哈尔滨一个应该载入史册的日子，值得大书特书，这一天，首届哈尔滨冰灯艺术游园会在兆麟公园举办了。据说那一天哈尔滨万人空巷，还有大量的国内外游人慕名而来。从此，哈尔滨的冰雪艺术从家庭走向社会，从小规模的手工制作走向规模化的大产业，成为了这个城市的一张亮丽名片。冰雪艺术让哈尔滨走向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了哈尔滨。恐怕当年的倡导者也不会想到，首届冰灯艺术游园会所产生的热度，温暖了一座城市几十年。

我第一次近距离地观赏哈尔滨的冰雪艺术，是首届冰灯艺术游园会的16年后。1978年秋天，我上大学来到哈尔滨，那一年的冰灯艺术游园会上，在一件件精彩纷呈、玲珑剔透的冰灯作品面前，我和同学赞叹不已，以至于流连忘返。作为冰灯艺术游园会的举办地，兆麟公园也刻在了我的心中。从此，哈尔滨的冰灯成了我心中美丽的代名词，兆麟公园也成了我每年冬季的打卡地。当我在哈尔滨安家，带领妻儿游览的第一个景点，就是兆麟公园的冰灯艺术游园会，儿子当年第一次面对冰灯那惊奇的大眼睛，我今天还记忆犹新。游览观赏冰灯正是哈尔滨最寒冷的季节，冰灯艺术散发的温度，让年幼的儿子没有感觉到寒冷。

1985年1月5日，是哈尔滨人的又一

个冰雪盛会，哈尔滨设立了国际冰雪节。这是我国创办的第一个以冰雪活动为内容的国际性节日，哈尔滨的冰雪艺术正式融入世界，与日本札幌的冰雪节、加拿大魁北克冬季狂欢节和挪威奥斯陆滑雪节并称世界四大冰雪节。冰雪节的设立，让哈尔滨的冰雪艺术迅速得到了提档升级，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太阳岛雪博会，还有与冰雪节相映生辉的冬泳赛、冰球赛、雪地足球赛、高山滑雪赛、国际冰雕赛、冰雪诗会、冰雪摄影展……让冰城冰雪艺术的名片更耀眼，更亮丽。

那时我还在工作岗位，每年冬天都要接待几拨来自祖国各地的客人，他们来哈尔滨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观赏哈尔滨的冰雪艺术。客人中有的初次来到冰城，也有的是已经来过几次了，冰雪的魅力让他们选择了故地重游。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友，客人们对冰雪艺术总是由衷地渴望，是真心实意的喜爱。看他们在一件件冰雪艺术作品前那种赞叹、羡慕、享受的表情，作为这个城市的市民，我的情绪也一次次被感染、被激励，为哈尔滨的冰雪，当然也创造了冰雪艺术的哈尔滨人感到骄傲。

确实，哈尔滨的冰雪艺术经过艺术家几十年的锻造打磨，如今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实现了由单一向多元、由粗糙向精致、由仿制到创新的全面转变，达到了较为完美的艺术境界。冰雪大世界的摩天轮，成

了万人瞩目的焦点；太阳岛的雪雕，让每一个走近的人流连忘返；音乐公园那个戴着小红帽的大雪人，更是成了无数游人眼中的冰雪明星……冰雪艺术所展示的独特魅力，让一个个来自温暖之乡的客人忘记了寒冷，忘记了疲劳，抓住难得的机会，在晶莹剔透的冰雪世界里，吃冰棍、拍照片，穿红着绿，笑语欢声。

当哈尔滨上一个冰雪季的热度尚未散去，人们还津津有味地怀念那场冰雪盛会的热度时，又一场冰雪盛宴正悄然走来。将于2025年2月7日举办的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又成为冰城人新的期盼。这是哈尔滨第二次举办亚冬会，在哈尔滨的冰雪历史上，将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

在人们的热望中，“滨滨”、“妮妮”两个活泼可爱的吉祥物，连同“冰雪同梦，亚洲同心”的巨幅标语，悄然挺立在了城市的街头，挺立在每一个热爱冰雪的市民心中，他们和哈尔滨、和龙江一起迎接亚冬会的到来。

一时间，修建场馆、拓宽街

路、美化城市、树立新风，哈尔滨整个城市都在启动。热情好客的冰城人已经做好了准备，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八方客人的到来，让哈尔滨的冰雪再度热起来，让每一个走近冰城的人，都能感受到冰城的文化、冰城的历史、冰城的建筑、冰城的美食、冰城的冰雪艺术，还有一家一般的温暖。把冰城的美好奉献给客人。

当一个新冰雪季的第一场雪在哈尔滨上空翩跹飘落，整个城市处处蓬勃起冰雪带来的热度。人们欣喜地看到，在第26届冰雪大世界施工现场，万名冰雕师在紧张地创造冰雪的神奇；音乐公园大雪人头顶的小红帽，像火炬在冰天雪地中熊熊燃烧；在夜晚的松花江上，千架无人机汇成了耀眼的星河；采冰节上采冰汉子那高亢的号子，把哈尔滨人的豪情传达给每一个宾客……而这所有的活动，都围绕一个神圣的主题：展示冰雪魅力，共迎亚冬盛会。

在紧锣密鼓中，我们盼望着亚冬会圣火点燃时激动人心的一刻。到那时，哈尔滨的冰雪将会散发新的热度。

我们的新时代